

小说秀场

大河嫂

倪传启

树叶黄了,棉花白了,秋天来了。一大早,她和巧玲带着盼盼还有本家长江大嫂去县城卖棉花。她们拉辆架子车,车上装着棉花和盼盼,姑娘们有说有笑,轻轻松松来到县城。改革开放后,小县城发生了大变化。楼高了,路宽了,还建了绿化带;发生最大变化的是人,过去清一色的灰蓝服装,现在穿的是五花八门、五颜六色。特别是女人,高跟鞋、花裙子。再看大河嫂,头上系着老蓝色的方格围巾,上身穿一件宽大的老蓝布夹袄,下身穿一件肥大的老式裤,远远看去像个农村老太婆。巧玲抱怨说:“嫂子进城还不换件好衣服!”大河嫂平静地说:“换个啥?平时穿啥还穿啥,哪有那么多事?”巧玲调皮笑着说:“就你那皮肤,那脸蛋,那身材,如果换件时髦衣裳,城里姑娘能比你上你?”“俺不稀罕!”大河嫂淡淡地回答。有点文化的长江大嫂说起话来总是口无遮拦,她哈哈笑着说:“大妹子,你要是穿上那袒胸露乳的时装衣裳,不叫那些馋嘴男人想入非非、神魂颠倒才怪哩!”大河嫂有点生气地说:“甭拿俺开涮了,俺可不穿那伤风败俗的衣裳哩。”

大河嫂的衣着、生活、言谈、话语,经常受到人们的议论,有的说:“你别看大河嫂长得好看,人家就是不张扬,不讲穿,不打扮,真是稳重、厚道人。”也有心怀鬼胎的人说:“大河嫂是杂面肉包,外粗内秀,像暖水瓶,外边凉,里边热。多年不见男人,早就急得不行了。”对于这些话,大河嫂装着没听见,这边耳朵听,那边耳朵跑,总是置之不理。这天,她进县城办事回来晚点,趁着月色匆匆忙忙往回赶。走到离家一里远的小河旁,突然从田里跳出来一个黑影,狞笑着说:“小美人,可想你想得好苦啊!”大河嫂吓了一跳,可是,定定神,仔细一看,是本村的二秃。二秃名声素来很坏,光往女人堆里钻,爱打女人的坏主意,是个出名的流氓无赖。她一下子镇静下来,举着早以随身携带的钢筋棍,厉声说道:“你敢过来,我就一棍捅死你!”二秃淫腔浪调地说:“别假装正经了,这些年不见男人不想得慌?你呀,嫁个干部没嫁着,少见男人多干活。来呀,让老子快活快活!”“放你臭屁!快滚!”大河嫂严厉地说:“说得好听,我不会放过你!”说罢,二秃像恶狼似的扑过去。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大河嫂用力向二秃打去。二秃捂着肩膀“哎哟”一声,嘴里骂道:“妈的,好狠心的婆娘!”说罢,猛扑上去和大河嫂争夺钢筋棍,两个人厮打起来。大河嫂哪里是他的对手,不一会儿,二秃把大河嫂按倒在地,要撕大河嫂的衣服。“住手!”随着一声断喝,从小车上跳下来一位大汉,小车上两束雪亮的灯光也一齐射向二秃。这个大汉不是别人,正是从县里回来的二黑。二黑这几年发了,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,有洋房,有汽车,在地面上能呼风唤雨,就是没配偶。这一下,二秃软瘫了,却要起无赖,来个恶人先告状,嘴里嚷嚷着说:“她打我!”“她为啥打你?”二黑理直气壮地问:“到公安部门说理去!”其实,二黑早已报了警。一会儿工夫,派出所的人员来了。经过询问后,将二秃带走了。

村里人听说大河嫂受了委屈,巧玲和大伙都赶来了,看到披头散发、衣服不整的大河嫂,纷纷骂道:“该死的二秃!不得好死。”待大河嫂整理好衣服,大伙便簇拥着她回家了。巧玲要结婚了,大河嫂倾其家庭财力,办齐了各种嫁妆,把巧玲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。巧玲上花车前,抱着大河嫂失声痛哭起来。巧玲想想大河嫂的艰辛,想想大河嫂对自己的关爱,想想大河嫂对自己婚事的鼎力支持,不禁泪如雨下。巧玲哭着说:“我的亲嫂嫂,我真舍不得离开你。”大河嫂噙着泪,安慰巧玲说:“不哭、不哭,妹妹不兴哭,一场大喜,哭啥哩!”又说:“傻妹妹,女大当嫁,男大当婚,这是多年的老规矩,你迟早要结婚,咋能跟嫂嫂一辈子?”巧玲止住了哭声,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河嫂,告别了众乡亲,缓缓地上了花车。(未完待续)



割不断的师生情

乔保鹤

8月里的一天,我陪同儿子到学校报名注册学籍,在校园里意外遇见了二十多年前教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赵善志先生。赵老师依旧是当年斯文儒雅的风度,鬓角依稀的白发凝聚了二十多年的教坛春秋。让我特别感动的是,与老师分别二十多年了,他张口就准确地喊出了我的名字,他的一句“你曾是我的得意弟子”,顿时使我眼角湿润。回家的路上,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,二十多年前与赵老师朝夕相处三年的往事历历在目……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,我在一所普通的农村高中读书,赵善志老师教我们语文,并且一教就是三年。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,初出茅庐,风华正茂,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教学中,很快就与我们青年学生打成一片。因为年龄相仿,课余时间就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。每到周末,同学们就经常聚集在他寝办合一的房间里,一起纵论国内大事、世界风云,畅谈年轻人共同的理想追求。赵老师给我们讲述他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,令人神往;给我们介绍他高中三年努力拼搏,最后终于迈过高考“独木桥”的亲身经历,为我们努力学习指明了方向。针对当时普通高中升学率低,部分学生对前途无望、情绪不稳的现状,赵老师极力劝说疏导大家“既来之,则安之”,高中生一定要珍惜青春年华,努力学习,奋力拼搏,才能不辜负父母的企盼。在赵老师的耐心说服下,好几位同学打消了中途辍学的念头。

赵老师的语文讲得非常棒,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让我们这群从偏僻农村出来的学生感到耳目一新。当时,学校并没有要求推广普通话,但赵老师就在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里搞试验,他要求我们班上语文课必须说普通话,尽力教给我们学习普通话的方法和技巧。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赵老师的主持下,我们全班同学用普通话背诵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的情境。

记得有一次语文考试,作文给的材料是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中的一段话: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

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……”要求自拟作文题目。我写的作文题目是引用的毛泽东的一句诗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,并且洋洋洒洒,一挥而就,写了满满两张纸。赵老师看了我的这篇作文后,大加赞赏,给了我一个满分,并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读了这篇作文。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从那以后,我除了完成每周一篇作文外,还要再写一两篇作文交到赵老师那里让他帮我修改,他还帮我推荐到一些报刊上发表,这一切在无形中培养了我对文学写作的热爱。如果说今天的我在业余时间偶尔还能写些东西,真应该感谢赵老师当年对我的培养。

还记得,当年在我高中毕业前夕,在赵老师的办公室里,他赠送我一本《现代文学史》和两本刊载有他文章的杂志,直到现在我还珍藏于书柜里。每次看到那本书,心中总有一种温情在荡漾。后来由于高考失利,我产生了辜负恩师的愧疚心理,再加上工作在另外一个县城,整日忙于生计,高中毕业后,我再也没有回到母校看望赵老师。一晃就是二十多年,留下了心中无比的遗憾。

二十多年的时光,弹指一挥间,赵老师的教学人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,由于他爱岗敬业,教学教研成果显著,早在十多年前,他就从农村普通高中调往市里的重点高中工作。作为教学骨干,他先后担任了语文教研组组长、教导处负责人等职务,并于2007年被评为“全国优秀教师”,成为全市教育系统一位令人称道的楷模。也许上天有意安排,我与尊敬的赵老师还有一段未了的师生情。今年儿子参加中招升学,恰巧考进了赵老师所在的学校,并被分进了赵老师所教的班级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感到特别兴奋。岁岁年年花相似,年年岁岁人不同。今生有幸,我们父子两代人能共同成为赵老师的学生,将世间美好的师生情缘一代接一代地延续下去,也算是校园里的一段佳话。真诚期望我的儿子在赵老师的精心培养下,胜过乃父,早日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。

陈辉

老马

老马是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教授,已故去八年有余。

老马是个胖老头,大而宽的国字脸,眼也大,又有神,慈祥里透着固执,放射着五千年古国的智慧。他是教古代汉语的。

老马好点名,这课堂上的嗜好,大令好逃学君子不安,常常在背地里喊他:“死老马!”老马全然不顾这些小伎俩,还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。班里的学生被他点得日复一日地多了起来,慢慢地,“死”字去掉了,最调皮的学生也学会了喊“老马”,大家觉得这样喊挺亲切的。不知道老马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点名的,总之,他的课缺得最少!

老马喜欢朗读,可他的普通话夹杂着方言,虽算不上优美,却也浑厚耐听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读《郑伯克段于鄆》中的首段,“初,郑庄公娶于申,曰武姜。”“初”字音拖得很长,余音在教室转了好久才消失。同学们听得好笑,老马执意要来个领读。于是,大家跟着读,读后全都笑得直不起腰来。老马一直都没笑,只是强忍不笑的脸色看起来很是滑稽。至今想起那次课,我还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老马对背诵要求很严格,一直扮个大黑脸,严厉无私得像个包公。他常在班里当面提问,还让全班同学都静下心来谛听,合伙专挑被问者的毛病。对于不用功的学生,他还会带你“周游列国”,美其名曰是到临近班级“表演背诵的绝活”,真是要把该背的段子整得滚瓜烂熟。否则,老马岂能饶你。因为老马的缘故,班里学生不论对古代汉语是否真正喜欢,背的功夫多少都有了点。

老马做学问,思路灵活新颖,过程却刻板固执。论文中出现一个错字,他准会把你熊个臭死,如有抄袭之嫌,你可能会被扫地出门。所以另一笑话流传得很广,就是“老马的屁股摸不得”。如果你确有两下子,老马便会关爱有加,这点很像鲁迅先生的恩师藤野。后来,老马的弟子教高中文言文都不感到费力,老马的功劳是在其中的。

老马喜欢抽烟,当时常抽的是七块钱一盒的“金芒果”。他从没在课堂上抽过烟,下课休息时,他会把教室里的学生全都“赶”出去,说是让“舒活舒活筋骨,抖擞抖擞精神”,然后他斜靠在讲台上的高背椅子上洋洋自得地霸占一支烟,生怕被学生抢走一点香味。享受完一支烟,自然也该上课了。前十五分钟他精神非常好,滔滔不绝,妙语连珠。虽然他有时上课咳嗽个不停,大家都会瞪大了眼睛焦急地等候他咳完。然后,他会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。大家想劝他戒烟,又不忍剥夺他过足烟瘾后一吐为快的惬意,也只能作罢。

老马去的时候,我上大三。他死于肺癌,惋惜他的同时,大家都很后悔没有劝他戒烟!得到讣告,男生们都聚到班长寝室里,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老马的事,说老马对大家的严厉,说老马的善良慈



爱,当然也说了他的烟。小五学着老马腔调来了句:“初,郑庄公……”大家都乐了!旋即大家的眼里都漫出了泪水,再也见不到老马了。

今天,秋雨绵绵,我坐在窗前翻读《左传》,又看到了《郑伯克段于鄆》一章,老马的音容笑貌不觉又到眼前了。

“初,郑庄公娶于申,曰武姜……”

诗风词韵

西北行

怡然

过三门峡

黄河之水天上来,三门峡谷禹王开。
鬼斧神工天作成,从此黄河东归海。

观壶口瀑布

万里黄河一壶收,雷霆万钧冲牛斗。
中华浩气正如此,不灭侯虜誓不休。

赞银川

万里黄河万里沙,一夜飞渡青铜峡。
北望银川兮安在?塞上江南一枝花。

床

梁斌

床,一生中魂牵梦萦的这儿,在这里你可以排解生活中的苦与乐,在这里你可以释放劳作中的累和痛。不论你身居何方,这里是你的归宿,因为这里有你的梦想。

床,一生中可以随时所欲畅想的这儿,梦里你可以实现素里无法完成的希望,梦中有你无法逃脱难以呼吸的境况,不论你春风得意还是落魄失魂,因为这里是生命的起点,又是生命的终点。

床,因为这里有你的理想王国,因为这里是你梦想成真的家园。与它结缘可以酝酿成功与快乐,与它结伴可以滋生丑恶与痛苦。温床会使你迷失方向,也能促使你警醒奋力实现理想。